

西南邊疆

第十八期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

成都西南邊疆研究社印行

論文

立信——雲南邊區建設之初步

徐益棠

滇緬鐵路的商業展望

戴維斯著
東青譯

紀行

自阿墩子至大理(上)

李式金

書評

徐益棠

中緬之交

緬甸鳥瞰

緬甸社會經濟史綱要

立信—雲南邊區建設之初步

徐 益 棠

雲南邊疆之改流設治，已有相當歲月。數十年來，亦不能謂為絕無進步，而尤以設治邊區行政總局及殖邊督辦時代為最有精采。車里以及騰越(街)之有長足之發展者，蓋以此故。

近年又以公路之進展，教育之發達以及教會工作之積極，除各民族之深居簡出，保守其不可更改之信仰、風俗、社會組織以及物質生活外，在城市附近，交通方便之處，已頗能與漢人沆瀣水乳，融合無間。而尤以民家、苗僑、僑僑、擺夷等系為最顯著，此數系者在雲南邊區固占絕對多數者也。

雲南邊民之較強悍而易發生事變者，則為西北區之麼些、力些、古宗等系，故邊政之推展較難，而建設亦復不易。但此並非民族之習性使然，實自然環境之經濟因素或社會環境之宗教的或政治的背景有以致之。其最根本的原因，不在此而在彼。故雲南北部邊區之建設，牽連之方面較多，須待中央對於邊政有整個的具體計劃，對於有關的各方面，有一合理的調整，方可着手。

至於西南部分之邊民，除卡瓦與喀欽外，則大都較柔和而忠順，蓋主要系屬為擺夷苗僑，與民家也。其習性頗與西北部分之邊民相反。然因過於柔順，大權往往操諸於土司或糧目(頭人，土目)，蓋土司之年青而有新思想者，則留學鄰邦，隱憂西化。年老而有舊風度者，則貪婪無已，夜郎自大。蓋一則有國際的背景，一則恃封建之遺業，對於邊政之推進，均不能有顯明之效果；而地方官吏之賢明幹練者，亦未聞有解倒懸登衽席之具體方案。或且為地方財政之關係更加重賦稅之項目。

賦稅頗繁，並未影響於糧目土司，而攤派仍及於平民。不但次數之多，足以擾亂民平靜之生活，而土司與地方官吏兩方面之供養，更足使平民終年胼胝，困難絕望。中間經手人之糜弊中飽，尤在意外。故凡政府有所作為，不論其為設學校，辦衛生事業，甚至學術上之普通調查，詢以家庭狀況以及經濟上之收入與支出，總覺其目的在增加賦稅，懷疑百端，莫能安枕。於是相率越境，租田另種，如新店老卡平民之逃入猛康，花龍(均安南境)，江城、鎮越、平民之逃入猛烏，烏得(均安南境)。是也。

數年以前，滇西使用緬幣，滇南使用越幣，而拒絕富滇銀行以及中央各銀行之法幣，不獨邊區之土人如此，即漢人亦復如是。昔日言邊區問題者，往往謂此種情形，由於帝國主義之經濟的侵略。但一研究文化低落之民族社會，其貨幣僅為一種交換價值品之

價值標準，其本地生產流行最廣之自然物，亦往往可作貨幣。其觀念並不如近代文明國家之複雜。此種紙幣與銀幣之輸入與流行，完全發生於彼等生活需要之心理狀態上，換言之，即發生於「信仰」之感覺。茲彼等感覺本身生活之依賴於紙幣者甚於雲南之內地，況商人以鄧都貨幣欺騙邊民，當邊民發現其手中所持之紙幣而為一不能交換其生活所需要物品之廢紙，其心理上之慘痛為何如耶？

生產方面之品質改善與價值減低，亦頗能控制邊民之心理，鼓勵邊民之信仰。如鹽、茶、布等邊民生活上之主要必需品，大可作一說明之例子。邊民對於每一種物品應用之後，除非發現此種物品對於彼身有極大的不利，絕對不願輕易改易。滇北邊民之與康南紅鹽（鹽井縣所產）以及川南鹽灘之與黑色岩鹽，習用既久，往往不願改用潔白之精鹽。康藏邊民之與川茶，滇桂邊民之與滇茶，雖英人用種種方法運銷印茶，然終不能改易其初衷，此不但由於保守的習慣，亦由於傳統的禁忌與迷信。近來川滇茶葉逐漸衰落者，論者皆謂由於印茶之改善與價值低廉便利（實為一大原因），然自另一方面觀之，邊民不顧其年代久遠之禁忌與迷信，一旦驟然改用印茶，則其心理上之驚悸，又何如耶？

在邊民經濟制度上無所謂借貸，更無所謂利息。無則貸之於其親友，迫其有而歸之，輕債固屬可恥，取利更為人所不齒。而邊境漢人，往往利用機會，俟邊民家庭經濟情況艱窘之際，貸以銀款；而於若干時日之後，責以價值數倍之山貨（貝母、黃連、羊鬍、牛皮之類）相償。邊民碌碌終年，而不能償清全部之債務。當苗匪禍被治之時，毒龍河一帶，有中國士兵在村間向窮人放一種所謂綿紗債者，一兩綿紗，半年後責以黃連十六斤（？）。柔順之邊民於飢寒交迫之餘，宛轉哀鳴於此種重利盤剝之下，以至於死。如一旦有人肆其如簧之舌，挑撥離間，誰不揭竿而起，挺身而鬪耶？

邊政推進，不必急急於標新立異，多立機構，浪費經費，首當掃除一切妨害邊政推進之障礙物，即解除邊民精神上之痛苦，樹立邊民對於政府之信任，務使彼等了解政府（官吏、軍隊）以及普通漢人之舉一動，對於彼等生活無絲毫損害，壓榨之惡運。在消極言之，努力減少彼等畏懼之態度；在積極言之，養成彼等敬愛之情感。例如英人之經營片馬：取消奴隸制度，取消畜牧稅及營業稅（每年徵收門戶稅一次，其他一概豁免），禁酒、博、鴉片、械鬥，勵行農貸，廣設學校醫院，修築或拓寬橋梁道路，而最能使彼處土民心悅誠服者，則為審判公正，絕不徇私舞弊。如有賄賂，罪及法官。

故邊政推動之第一要義，是在立信。

滇緬鐵路的商業展望

DaVies H.R. 著

東 青 譯

雲南鐵道的功用極大，概言之，可由下列四方面加以觀察：

- (一)貨物之輸出。
- (二)貨物之輸入。
- (三)省內貨物之運輸。
- (四)載客。

此滇緬鐵道路線極長，自緬甸至雲南，再沿長江而下，直達中國東部。是以貨物之輸入輸出有二終點：一為緬甸，一為中國東部海岸，此點應加注意。

在另一方面言之，雲南氣候溫和，緬甸地處熱帶，此種自然之影響，使兩處各生產其另一方面所缺乏之物品。苟有鐵道橫貫其間，則彼此可以互通有無。

(一)貨物之輸出——米在雲南雖出產豐富，但因係滇民之主要糧食，故無輸出之可能。

小麥在滇省之需要不同，故其需要性較小，蓋滇民多僅用以製糕餌或甜食品，其需要之量極少，苟鐵道築成，則緬甸不必再自印度輸入麵粉，同時滇省小麥之生產，可因而增加產量。

鴉片生產量遠逾省內之需要，每年輸往他省者為數甚夥，據漢人談雲土之性質遜於印度，但在中國內部首屈一指（譯者按：此係四十年前之情形，現在當已改觀）。

大麻之生長在國內雖不甚多，但將來可因輸出而使產量增加，其用途為紡麻繩。桃、李、梨、蘋果、杏、櫻、桃柿、栗、及胡桃等水果，在緬甸熱帶氣候的地區中皆未產生，故可成為滇省重要之輸出品。茶葉亦屬雲南名產之一，雖對緬甸不甚重要，但可大量輸入四川。

驢、騾、黃牛、水牛等牲畜為雲南對緬甸貿易之重要貨物之一，蓋雲南之牲畜價值，遠較緬甸為低，輸出可獲厚利也。羊在雲南價值亦廉而在緬甸熱帶地區則不繁盛。故目前緬甸之食用牛，往往輸自印度。

雲南有極大之草原，因無大量牲畜之放牧而致荒廢，苟農民能善為經營該項草原，則本省畜產量，必能大為增加。同時角類、皮革、羊毛、等可變為重要之輸出品，其他較少商品中，如豬鬃、鴨絨、白蠟蟲以及雲南西北藏民之皮貨、麝香亦將因而增加其產量。

至礦產方面，金已成為輸入緬甸之重要物品，其主要用途，為製成金葉，用以裝飾佛塔。其他金屬，因其尚在開採初期，成分尚未鑑定，故尚未知能否有輸至印度及緬甸之信託。但鐵路建築之後，當然可使礦業發達而使此項金屬輸入中國其他各省。在現在，銅、鋅、鐵、等是從雲南運往揚子江流域之重要輸出品。

(二)輸入——棉為最重要之輸入品，省內毫無出產，而需用數量極大，蓋本省人民均着棉衣也。其輸入品之形式，分棉花，棉紗，棉布三種，中以紗佔大宗，輸入後，再織成布。棉花亦重要物品，漢人多於冬季以棉花質衣中取暖，蓋輸入之棉織衣服，其價值對一般平民似嫌過高，但在經濟狀況稍好之人，穿用者甚多。

在目前，紡織業之主要中心在北緯二十四度二十分，東經一零二度三十分之新興州 Hsin-hsingchou (現改玉溪)，蓋此種基礎，建設於蒙自開埠之際。蒙自開埠（一八九七）遠在騰越開埠（一八九七）之前也。無論如何，鐵路可使棉紗價值減低，各地工廠可以逐漸設立，使紡織業普遍地發展開來。

四川擁有極大的人口，估計至少為四千五百萬，現亦同樣地需要外來棉花之供給。假使在最近之將來，使川省有用鐵路以連接漢口之可能時，則棉花運價，當然因雲南鐵路之輸送而大為減低。

毛織衣服在雲南尚無試用之者。此或因為時俗所囿，故在公眾之計，尚無人公然將服以代棉織衣服者。但將來或被採用作牀被以及襯衣之用。

皮革在中國為一不能精製之商品，故輸入之皮革，當可獲得一銷路。燃料在四川及雲南各部均甚昂貴，在緬甸祇須四分之一之價值，且產量極巨，此或可變成貿易上之一種重要的商品。鹽在雲南甚多，是由四川鹽流井輸入。

此外尚有其他物品，為在歐洲生活者之必需品，如漢人因商業發達，經濟狀況良好時，亦必樂意購用，漢人頗能順應新的潮流，凡彼等視為有用而新奇之物品，彼等均願購用之也。

已逝世之李頓先生 Mr. Litton JG. 在一個雲南的領事館報告中涉及下列各種物品，可以有一個推廣的市場：

廉價之鐘、錶、鏡子，瑣瑣器具，廉價之絲織裝飾品，小刀，洋鎗、洋傘、皮帶、香煙、寶石、珊瑚、琥珀……

除此以外，我以為還須添上：

燈、石油、玻璃（眼鏡）、扇子、銀器、罐頭牛奶、糖、餅乾、以及其他物品。

吾輩還須記得鐵路之建築，尚可促進礦業之開發以及大批開礦機器之輸入。

(三)省內貨物之運送

每一物品，均可由鐵路從此處運到別處，同時各處物品，亦可由各處集中於昆明。大量之米，因可由鐵路運送，而茶、蔗糖、鹽、菸葉等祇產在某一角落而需用於各地生

活之物品，又逐漸成爲一種巨大的商業。燃料亦必同樣地由盛產木材之處而輸入缺乏薪炭之市鎮中。

省中各礦，苟皆能着手開採，則必成爲車輛及其他交通工具之最大要求。不僅鐵礦而煤炭及燃料等類亦然。

(四) 載客

據個人感覺，省中之客運事業亦必日益發達。蓋滇人善於經商，往往跋涉長途，歷盡千辛萬苦，以求發展貿易。甚至有因利益所趨，而遷往他處久居者。

故鐵路築成後，中國人必漸習慣於商業或游樂之旅行而移居於省中其他各處。誠是商業日趨發展，礦業亦漸開發，而滇緬鐵路多益人口，向人口稀少之地遷徙。尤其是四川，擁有中國人口密度最高之省份，必將由此省以輸入大量人口，使滇省東北人口密度增高。

從上面極簡短之記述，滇緬鐵路似被視作僅爲貿易及物產方面之運輸而估其價值。其實此鐵路另有一重大使命，即爲溝通中印交通間之一條大路。此則應爲吾輩所永誌不忘者。

雲南之側爲四川，中國最大最富之省份，而四川之側則爲中國整個之東部，世界之最大商業市場。以旅客及貨物運輸之頻繁，必可使歐印方面與中國方面樹起一種新的關係。

自阿墩子至大理 (上)

季 式 金

八月二十四日晨八時三十五分由阿墩子出發，假治局局長劉子傑及駐防該地之獨立連小學之師生，都來歡送，盛意可感！途中見阿墩子附近山上的河谷，多成U字形，乃皆受冰川作用而成的。

九時半過橋一座，沿一條流入瀾滄江的小河右岸走，十時三刻在一村名孔須(kong shu)的休息並打尖，孔須房屋的外面爲白牆，外面看來好像一座城堡，房屋的雕刻頗爲精美！對面有一村莊，位於頗高的山坡上面。十二時四十分再過一橋，改沿河左岸走，板岩石灰岩斷面難現。西南見大雪山一座大概即前所見之白雪山(lanagabo)也。據云此大雪山中包含有皇帝皇后太子諸山，護送者均能道之。

自阿墩子西南行三千里復見瀾滄江，時爲一時三十五分，此時江寬約八十公尺，江米紅潭，但水流不如想像之急。小河在此流入瀾滄江，匯流處有一村名孔通，孔通在

田。

自此沿澗沿江東岸走，東岸山頂盡爲石灰岩露頭，想大雪山當爲石灰岩所成，否則不能這麼奇峻。

瀾滄江西岸有一河谷亦成U字形，高懸河岸之上，想爲昔日冰川下流之處，後冰川消退而成爲一懸谷（Hanging valley也）。

二時三刻離江溯一支谷東行，至一地名札巴（Jaba）小憩，胡桃樹下，小溪潺潺，清風徐來，爲狀至樂。札巴海拔爲 2430 公尺。自此過一小橋，越高出札巴約百公尺的一山爪（spur），又見瀾滄江，江水奔峽而出，坡陡流急，兩岸盡爲懸崖，我們改道而行，不循江側，蓋有因焉。札巴之西，在路上見有黃色岩石露頭，未嘗爲黃鐵礦否？在有石灰岩存在的地方，如爲黃鐵礦，實可利用也。

下坡沿途見產有仙人掌很多，乃此次旅行所初見。一路岩石爲紅色砂岩。國時五十分止於窩卡（worga即洛勒）村，今日爲程六十里。窩卡村海拔爲 2280 公尺。附近產小米和玉蜀黍，今日同行者除護送者有德欽李隊長，某班長及衛兵四人外，復有麗江一位小學教師楊某同行。

二十五晨起得很早，三時許便已起來，在窩卡睡在樓上，涼風陣好，但整夜未睡一秒，故今日未至有點打盹。五時出發，沿瀾滄江南下經一地名之朱（Jiju）行一小時，過一小橋復得一村，李隊長告我，說此路之下，有路經大燕子崖，崖長四五里，路至險，騎馬不能過！這雖是一條捷徑，但我們不能不避此而取山上路行也，山上路離江面約二三百公尺，有一處高 2590 公尺，望山下有一村，頗爲殷富，其北有一小寺院，據說還是山上某寺院的行宮，寺院內現有土匪藏匿，日前阿墩子隊伍曾與之激戰云。

下坡八里半至楊札（Yanji），楊札之北即大燕子崖所在。未達崖前，下坡江中有一溜索，橫跨其上，楊札靠江邊處海拔 2130 公尺，江邊產桔槁及梨樹，可見氣候之漸溫暖，惟此時梨桔尚青未熟，其對岸有村曰車里登（Chaliden）。昨夜一夜未睡，十分疲倦，衆人打尖，我則在地上大睡。

憩一會仍沿江南下，多取道江邊，路上離江面僅十公尺或三十公尺而已，故地平平無起伏。楊札南有一溜渡處，其溜索共有六條，乃所見到溜索數最多的一處，大概兩岸間是一個交通要地，或是兩岸人口較爲稠密的緣故。離楊札十里，此後十餘里間，河邊多林，有的是松樹，有的是柏樹，樹林的南面有一小流入瀾滄江，成一瀑布。

兩岸多產玉米、蕎麥、小米之屬，但很多是乾枯的，大概是天旱的緣故吧！看到這種情形，護兵等連連叫苦，怕今年雲南歲月不好。

十二時四十分抵黃龍關，人家數戶，在此休息。附近產石榴玉蜀黍，我們摘這些東西，吃後給錢，不肯要。一時復上馬前進，過一小橋，對岸有村，其山上林木頗盛，旋經小燕子崖，兩岸懸崖，架木爲棧，爲狀雖險，但不如想像傳說之甚。崖長二三里較大

燕子崖甚短，懸崖後河谷即較為陽闊。

二時二十五分，見有房屋二三，以木塊瓦面，壓以石塊，形像碧吐寺院所見的，乃罕聞一種尖頂的木屋。再行一小時，抵換夫坪，止焉。今日為程七十五里。換夫坪海拔2100公尺，有居民二十來家。據我們所住的民房，主人告訴我，爾換夫坪幾盡為漢人所居，蠻子甚少，此坪即入漢人區域了。故換夫坪可算漢藏的真正分界線，怪不得這裏叫「換夫」了。換夫坪房屋多為尖頂木屋一如適才所見，間有平頂的，但為數不多，所用的樑仍為獨木樑，可見此地受藏漢文化的影響仍深。因為我們入了真正漢人區域，未免大喜，殺雞二只為餐。附雞外在換夫坪又可食到四季豆和南瓜。四季豆是雲南一種特產尚好吃！此間居民有一人手指不能伸出的，未審是否患了麻痺病？

二十七日晨八時一刻出發，潤滄江在此作一小灣，故江流頗緩，行半小時後，江流有急處，以江底有暗礁也。蓋此處有數小支流來匯，支流來匯處，往往有暗礁，而且少急，後果見之。十時見對岸有房屋，據云地名枝中(音)，外國教會在此。現在仍有教士在這裏，以前他們曾辦過學校，但現已停辦云。

十一時三刻抵大石頭，該處位於小河來匯處，海拔二千公尺，乃德欽和維西二縣分界的地方，大石頭以北屬德欽，南屬維西。一時半離大石頭，過一小橋，高梁招展於路上，高達於人，高粱之肥，誠不愧「高」也。二時五十分經一地曰我陸(音)，其對岸有一瀑布，沿途松樹頗多，現雖石其仍見。嘩嘩墜上仍有掃刻日月形之木樑。

由此下坎，十二時入石灰岩峽谷，兩岸懸崖壁立不易設棧，故架道橋於崖旁以通行旅，此橋不橫跨兩岸，而傍岸的橋，實可稱之為梭橋也。

再三四里經一小橋，抵隆達堂(LandaTang)即行止宿，今日為程五十五里，所見溜渡處共有三。隆達堂海拔二千公尺，產南瓜、山芋、茄子之類，墜上以茄子助膳甚可口，而此地可產大米乃此次旅行所初見，可見此地乃稻米的北界，最可注意。大米為紅米，乃一種旱稻。主人屋像竹棚一類，桃已熟可吃。有人携雞蛋來賣，一元可買十一個。這裏國幣已如常通用，不如以前僅用白洋了。桃樹下有山泉一道，潺潺流來，晚上點着松光一把，在此洗澡甚樂！

二十七日七時離隆達塘向業枝出發，不數里，河谷已開闊，以前所走都是小徑，這裏可說是大路了。據我估計這裏潤滄江的寬約在一百二十公尺以上。其江側的寬平階段地上滿種麥稻的，見到的數次不少。八時經折打(Jika)，該地漢名隆多，人家約有十餘，階段地上稻田滿佈，青綠一片，其殷富可知。

八時二十五分抵巴地(Badi)小憩四十分鐘，房主享以瓜子、畢葵等物。巴地附近產竹樹，直徑盈寸，高有數丈，我以為此種竹可以為溜索之用，但據稱不能，可供製繩索用的乃山上另一種頗大的竹。

十二時二十分見江中沙洲頗大，可見江水漸緩，此種沙洲後來看到的頗不少。再行

二十升鐘，經一地名叫做地塘 (Paditang) 其地位於一高階地上，房屋盡為瓦面，不是木頂了。在階地下行經一地叫可也可 (Kobako)，其地連巴烈一帶，似乎已入了陰氣較重的地方了。該村位於一廣大的沖積扇上且在江的間側。

十二時半抵一地曰梓葉 (Jini)，位於一小學校內，學校為規模小學，有學生十餘人，其老師為學究，手牽水煙筒，見我們來，即詢阿墩子有事變否？蓋每逢有變，即官吏兩行。江面愈來愈寬，彎曲 (Meander) 愈甚，江的間側沖積地愈廣，沖積地與江水這樣接近容易，故稻田很多。這種沖積地和以前所看到高出江面數十公尺的不同。

三時許路上遇到一隊軍人，初頗驚訝原來他們是駐葉枝的沿江 (瀾滄江簡稱) 江防大隊的弟兄們來歡迎我們的，人數約有十餘。路上梨子將熟，而桑樹又已能生長，經一二頗大的村落，五時左右即抵葉枝 (海拔 2050 公尺)，今日為程七十五里，在破地塘以北仍見亂塚堆。

葉枝位於沿江的東岸，其耕種遠源以後所見到的以此為最大，蓋該地有數個沖積扇，連合起來成一個大沖積扇，秋黍穠油油，人民殷富。據云葉枝所產白米甚佳，而沿江之魚，亦甚可口，葉枝附近路甚平整，外汽車皆可通行無阻。路旁有瓦窯，蓋此地房屋已多用瓦面的了。我們在葉枝住在一個前任土司王君的家中，房屋甚為精美，蓋此次旅行自遠源出發以後所看到最好的了。在維西縣政府未成立以前，此地人民即為土司所管。此地漢夷雜居，夷人即為摩些。

江坡松頂連結阿東 (Atang) 的匪徒，常擾巴地等地方，人民困苦不堪，故本地漢夷民代表劉羅先生面前跪訴，希望得到一個解救辦法，老羅知此事與德欽局長有關係，不便多說話，僅賞之以錢令去。葉枝蚊子頗多，晚上不斷來擾，頗可討厭！

二十八日停葉枝，據報寒暑表最低為攝氏二十一度，最高為三十度，故這一帶溫差又大，天氣亦較溫暖，據云下雪的時候很短，僅正月有一點雪，沿江亦結冰，僅小水上於最冷的季節結一片薄冰而已。作物年收一次或二次，五月至十月間在低地上種稻米，旱穀米 (今年失收) 在山地種玉蜀黍。八九月至四五月在山地種大小麥，間種青稞。季在水田中也有種麥的，蕎麥種的較少。苦瓜和黃瓜都可以種。

葉枝為維面第二區，除江防大隊數十人駐此外，復有小學校一所。

二十九日早七時一刻出發，雨微雨紛紛，回望葉枝乃在三個沖積扇的上面。行數里經瀾江江邊，江邊沖積土上似曾鋤淘挖的。旋見有百姓數人荷鋤帶籃而來。據稱他們乃在瀾江淘金的，金甚少，每人每日僅淘得一分而已。旋過一小橋，對面有地叫吳荆 (wusey)，橋已為石橋，非藏式矣！

沿江此時頗寬，估計有 150 公尺，水流亦緩，故江內有大沙洲存在。但十餘里後，江面忽狹，水流湍急，澎湃有聲，蓋又成峽谷了。狹谷處岩石為沙岩，其上蓋有一層石灰岩。二十時抵海國寺，該寺成立於雍正年間，三年前該寺大活佛經行阿東地方為匪人

所繫。故喇嘛們特地迎我們至此，招待午膳，因劉偉欽當局有所控訴也。大活佛即葉枝王土司之子，故前天葉枝民素來謁訴，與今日寺僧之言，是如一聲孔出氣也。

寺僧在山上有點像內地的寺院，台桌均有，而且沒有酥油氣味，喇嘛們仍食肉，但不殺生，離寺下坡行，松林頗盛。三時抵康普止焉。今日走了共四十里，康普海拔 2010 公尺。其地漢人與麼些雜居，江防大隊所派來護送我們的四個士兵，適為漢人，麼些，佧倭和力些四種人，實頗有意義，由此可見這裏的民族複雜了。

我們在康普住在一個漢人的家內，據云其祖先乃四川人，屋內養着猴、鴿子、鴨子等物。院後有園，種有桂、柿、向日葵等植物。自壽國寺至康普仍見有呢嘛堆。但亦有不是呢嘛堆而是高長的白塔，上蓋以瓦面，仍垂以刻日月之木桿，可見此地尚受藏族文化之影響也。

晚和當地人閒談，據稱這裏以前也有土司和葉枝一樣，不過現在已經取消了。談及此間民族的情形，據稱這一帶有麼些 (Moso) 佧倭 (Gogung) 力些 (Liso) 那馬 (Lama) 各族。麼些人頭上束布成大大的一束。女人頸帶飾紅條，額前作高髻。佧倭人喜穿白衣，有一妻多夫風俗。力些人穿麻衣服，帶藍帽子，分黑白二種，黑力些居高山上，白力些居平地或半山和漢人雜居。白力些風俗習慣和漢人及怒江的怒子均差不遠，善經商，但黑力些則不然，他們居深山中，風俗大異，喜食生肉，以打獵為生，如獵得虎豹等野獸者，則引為光榮，且最得同村人的尊敬和歡迎。

廿日晨七時離康普，細雨紛紛，為經路計，仍繼續前進。經一地曰黃草壩，人家四月。七時五十分經江邊，海拔僅 1880 公尺。八時二十五分，經一頗大的石橋，附近有一村曰大橋，人家十戶。十一時一刻抵一地曰岩窪，沿途水流頗緩，甚可航行。一路桃、李、胡桃之屬又頗多。有一種樹，土名雞樹，其果實像番荔枝，但實較小耳。據云此果實熟時色紅可愛。岩窪海拔 1930 公尺，其地有居民十八戶。附近出產一種羊肚菌，本地價三元一斤，有輸至昆明的。在岩窪稍事休息，再繼續南進，數里經一上蓋有瓦面的木橋，二里經朱達 (chuda)，再經一地名曰東白龍堂 (Belong tang)，其滄江對岸有西白龍堂。三時抵小維西 (海拔 1930)，止焉。今日行程五十里，在岩窪及東西白龍堂間均有溜索。

小維西有天主教堂，有法國人住在此。因此附近人民均信天主教。崇達以後有獨木舟二三個，可見滄江有航行的便利。此次旅行在今日初見的樹木有楓栗、梧桐、柿等。所見梨的種類頗多，約有三種，一為大梨即是可吃的，二為細小的棕色的梨，不甚可吃，三為兩頭尖的小梨也不可吃，小維西長有蕃茄，晚上用以助膳。

三十一日晨六時三十五分，由小維西出發，南行，滄江對岸有應遠 (Yinda) 街路昌諾村，屬江衙所轄，大概是漢人所居的地方。行十五六里，八時三十五分，對岸有村名曰應京 (Yingjing)，主要是麼些人所居，十餘家中，漢人僅佔一、二家而已。

九時抵一地名曰北標村，村內有街道二條，頗為齊整，區署在焉。在區署內和憩，區長姓楊，以茶待客，署內有小學一所，乃是縣立的。據稱全維西縣僅得省立小學一所，設在葉枝村。慈半時復上征途，一二里離滄江溯其一支谷東行，離滄江處海拔 1870 公尺。滄江江寬以溜索交通。此支谷較窄有橋架其上，在支谷內累見有築水堤以束水，想這是鄉民灌溉稻田一種辦法。旋經獅子崖，頗險，崖側有碑，因知該崖是經過一度重修的，所以現在勉可通行。

旋過一木橋，稍上坡而下，轉東南行，一路松林頗茂。十一時五十分經安寧塔 (Anatang) 在一人家內小憩，煮包穀而食之，一時半又前行，經兩小時方抵雨麥村 (Kakatang) 止焉，今日為程五十五里，該村海拔 2180 公尺，今日一路土壤多紅色，岩石為紅砂岩，及石灰岩塊的礫岩，河邊地方都種稻，較早的地方都種玉蜀黍。沿路的房屋有的是瓦面的，有的是屋頂壓石的，頗為混雜，我們抵雨麥村時，保長誤會我們是當地的長官，逃去，我們好不容易才得到食宿地方。今日既離維已無，大概已經出了藏民文化影響所及的範圍了。

九月一日晨六時三十五分由雨麥村出發，沿永春河東岸前行，四十分鐘見有煤層露頭，厚一公尺，但煤質不佳。十里有地曰懸石橋，經懸石橋後見有煤層露頭也有一二處。九時二十分抵化普村，據該地人指西南山地謂離此約十里的地方，有煤礦存在是可注意的。

十時一刻離化普村，岩石多為岩，土壤由紅色變為淡黃，僅帶有一點紅色而已。再五六里，過一石橋，橋下又見煤層頗厚，這裏煤礦的開發，大概是有希望的。十二時畔路側有墓十餘座，頗為雄偉，宏羅謂此墓，或有些來歷，惜無暇考究耳。西望有水流來，兩岸階級地甚高，若談風水，這裏真是山環水抱的地方。十二時四十分過永春河上的一大石橋，南行一二里，即抵維西縣治（海拔 2430 公尺），今日為程四十五里，縣治似依山而建，城牆塗白色，無磚而不高，這是我們此次旅行，自滄源以後第一次看到有城牆的縣治呵！將抵縣政府，該地軍隊列隊歡迎。宿縣政府，縣長為李樹快君，當日看土戲，演三國趙子龍奪阿斗事。

九月二日停維西，檢視寒暑表，最低溫為 16.8°C，最高溫 23°C，此地無氣象所，詢問當地人民的氣候情形，據說下雨的時節為六七兩月，下雨時多吹北風，雪自十二月至三月有之，偶然九月可看到，農作物自四月至九月種蕎麥大米包穀之屬，蕎麥分兩期種，有的是三月下六月收，有的是六月下九月尾收，九月至四月間種小麥，大麥，蠶豆，豌豆之屬，小麥是九月下種，六月收。此外又種燕麥，二月下種，七月收，故此地年可二收。

此地有神召會牧師，牧師為英人，其婦為英人，他們都會說雲南話。我們特訪問他們，見他們屋中設有敬香檯。由他們的口中，得知法國已降德，頗為嘆息！蒙康委員會

亦派有人在此，工作人員姓趙，乃本地人。本地有一紳士，是一個六十八歲的老頭子，原籍江西人，他曾到過廣東廣西十餘省，在貴州當過縣長，我們特去看他，據說維西縣治約有五六百戶，城垣約在二百年前建築的，城牆並非完全白色，城裏住的盡為漢人，四鄉則為方些，麼些等，葉枝土司係麼些，乃是他的親戚，維西人婦女尚穿藍衣，頭戴藍帽（？）再束以布，前掛小褂，腰束以帶，據李縣長說維西的民族複雜有七夷八蠻之稱。

我們住在縣政府裏，後有小樓頗為精緻。陳縣長來談，謂維西有溫泉五六個，又云最近此地有石油礦發現，離此不遠，我們頗為興奮！下午引我們去看出油地方，地在城西一二里，乃是一道小泉，有水從地中滲出，上面有一層油質，以紙染之，嗅之有奇藥味，在這一帶紅砂岩地方，而且地近緬甸，產油當有可能，但據悉此種情形，謂有油礦存在，實不敢斷定，姑錄之，若他人來此考察，又謂云緬甸有石油礦更大，未審然否？

三日早八時半離維西縣府，當地懸國旗歡送，實受之有愧！維西城內街道頗斜，下街頭不易，只得下馬步行，因下雨的緣故，所穿的鞋襪濕透了。東行約半小時過永春河上之木橋，即抵北伯（Bepa）村，人家數拾，由此上坡，山道甚斜，一路松林甚茂，漫山遍野，如能善加利用，則林木不勝用也。行拾餘里，維西縣政府仍在望，其實在此可見維西縣治的全貌，維西縣治實建於第二個階段地的上面，前云該城依山而築，實誤。上山後不久，土色變黃，尤以此時為甚，在此西望，見林木甚盛，其間有農田，無疑是開林而成的，近日常連日都看到這種情形。

再上行，又見橡樹，旋見雲海滿谷，惜林間下望不清楚耳。旋見山林，十時半抵山上一高點，海拔 3450 公尺，竹林頗多，此後在山上東行十餘里，平平無甚起伏，乃高岭的遺留面也。此遺留面上野草茂盛，其邊緣較高的地方，則松杉林甚茂。但此松樹與杉下所見的似不同，今天植物的垂直分佈實可注意！此一地帶叫做離地坪（Lidiping）距抵山口海拔 3500 公尺，此乃瀾滄江與金沙江的分水嶺，也是維西縣與麗江縣的分界處。

下坡甚峭，加以雨時路濕滑難行，但嘗此種滋味，實頗有趣！岩石為石灰岩塊組成，礫石。沿一小水而下，與魯甸前進，將抵魯甸，路始稍平，竹林與胡桃甚多，路上倒在地上大一二抱的大樹，滿地皆是，無人取拾，若此種木移于大都市如昆明等地，其價值當可觀也。此種樹木乃鄉人取為松光用而斫倒的，松光多取用松樹下部的木，因下部易取而多油脂也。

三時三刻抵魯甸，海拔 2720 公尺，魯甸位於山中較平的地方，為一大壩子，屬一壩山中盆地（inter mountain basin），壩子有家四五百戶，人種頗為複雜，有漢人多四川人）力些，麼些，巴些（西番）佧倮等等，初到魯甸，問什麼東西，都說沒有，但我們拿出錢來給他們看時，則說有了，買雞蛋三十個，國幣三元，雞一只國幣伍元，

(即滇新幣十元)據云去年此地飢荒，什麼沒有得吃，玉蜀黍此時未熟，僅有山芋而已。詢此地氣候情形，據云此地冬日下雪，有時達五尺厚，一年吹北風較多。

四日早八時二十五分出發，見魯甸爲一山間盆地益爲明顯，盆地爲一橢圓形，南北寬約二三十里，東西長有六七十里，面積約百餘方里，盆地內西面高而東面低，故盆地內的水從東面出口，出口處形成一峽谷，盆地中五六百人家，多數居於盆地的四周，即山麓的沖積扇上，其中設有小學一所。

八時五十分涉盆地內小水，東行路上見有西番二婦女互相口角，潑狀可怕！盆地內酸李頗多，不可吃。十時三十分抵盆地出口處，此地高 2600 公尺，種有稗子和稻，在 2600 公尺地方仍長稻是可注意也。出口處，岩石爲雲母片岩，流水穿此而出故成峽谷也，此水在巨甸流入金沙江，故稱爲巨甸河。十時五十分見路上有以竹作成形似帶子的橋，架於地，據云乃以送水鬼的，迷信可笑。十時半路上有黃蜂成羣，馬被蜇死，我們過此地不得不以低襖裹頭而過，也有不小心竟被蜇到的。巨甸河谷此時更狹窄，我們取道坡上行，俯瞰下面河床較寬平的地方，即開林作耕地，居民多一家或二家散居有如三意曲所見的，耕地的作物，多爲玉蜀黍之屬。

十二 半，經一人口一二家的村落，名叫太平澗，以桑木爲籬笆，此時松木又盛。由此下坡至河邊有一水自北面流來匯合，河邊有岩洞頗大。三 五十分憩於河谷較寬展處，與一麗江小學教師楊君談此間民族的情形。三時零五分再前行，不一刻過一橋轉離北岸行，該橋乃新建的，有橫水題有「中流河」三字，河旁寬地中有牧羊者。三時四十五分有水南流來相合，匯流處地名知柳灣，稻田頗多。無何，見有從對岸引水以灌溉田地的，二三里巨甸河上跨一橋，橋旁有一村曰武路泥，河旁耕地長有雲里，故地頗肥沃，房屋均瓦面，又數里，抵白塔 公尺 (2160)，時下小雨即停止，腹餓爲四 一刻，今日爲程五十里。今日所見巨甸河，水深自半尺至一二尺，水寬自一二丈至三四丈。路上見土民所攜帶貿易品多爲茶、鹽、糖之屬，其負物的器具多爲竹籃，懸於頂背四字形木之下。(未完)

書

評

中緬之交 (Where China meets Burma, life and travel in the Burma-China borderlands, 1935, by Mrs. Beatrey Metford)

此書爲外人中緬游記中譯本最遲出之一種。伍況甫譯，商務印書館上等新聞紙印，質之頗覺愉快。前附銅版圖三十二頁，開卷即予人以深刻之印象。

全書共二〇九頁，末附中英名對照表，凡重要地名，專詞，在表內一檢即得，頗覺便利。

全書共分十八章，依其性質，可分下列數類。

一、行程：仰光與曼德勒，溯伊洛瓦底江而上，野入山中之行，伊江浪迹，自八莫至騰越。

二、家庭生活：新倫卡巴之居，八莫之居。

三、民族學及地理學資料：喀欵人俗尚，猛卯及其君長，力墊，騰越四郊，緬人士習，龍川江與潞江，靈谷。

四、生物學資料：象及其他各章。

五、其他：邊務會議，囊馬營居，騰越。

作者為一極愛好生物學及自然風景之人，故到處對於名勝古蹟，奇花異葩等，倍覺流盼不捨：

「第三日行抵橋頭，已屬江谷盡處。即臨水紮營，以備次日攀登險阻。凌晨即起。入山，先經主脈前賓脈。愈趨愈上，凡數小時。或穿森林，或被杜鵑叢。奇葩異卉，色無不備，排，絳，橙黃，乳黃與白，各分深淺。至花之大，與狀之詭，詢足驚人。自叢莽株僅以至參天大樹，所在皆是，目不暇接。故植物學家慕名入滇採集者，實繁有徒，且多知名之士。而採得植物種子，送往不列顛亦屢矣。此種遐方異種，得栽培於異域而服水土佳，若足堪光園圃。名家中如福勒斯特(George Forrest)為最著……」(第十七章，一八八頁)

書中提到在雲南工作之英國人極少，而對於福勒斯特卻提到兩次（另一處在第十五章），頗致佩仰。福勒斯特氏在近世植物學確為極有貢獻之一人，（其在滇工作詳情參看本誌第九期秦仁昌先生作「喬治福萊斯氏與雲南西部植物之富源」一文），而作者處處觀察植物，歷舉科屬部門，色澤形態，如數家珍，想見作者對於生物學研鑽之深。又每逢風景佳麗之處，輒復「悠然神往」。

「風景奇絕。羣山環抱而不覺閉塞。時當乾季，則舉目皆褐。入夏，田野平時，綠綠深碧，若棉絨而成大被一幅。余最喜背塔而坐，俯臨墨水河域，悠然神往」。（第十章，一六二頁）

「龍陵處果山中，岡巒三面迴抱，遍山林木蔥蔚，遙望如巨壺伸膝爪下……」

頗，入寺坐廳。俯瞰大地。千里尺幅如在畫圖。陵谷重疊，近綠遠藍。更遠則淡而灰，余四顧久之，悠然神往」。（第十六章，一七五頁）

作者以優美的筆觸，恬淡的胸襟，不遠萬里，隨其執稅吏之丈夫，服務於中緬間之小村寨，前後不下十年，（本書不著年月日，為一大缺點）從未作悲觀消極之語，且以愉快之心情，輕麗之筆調而寫成此書，則其偉大人格實超於任何平常女子之上，故此

殊可貴也。

以一深受歐洲文化影響之女子，生活於蠻荒初開之異域，非有大智大仁大勇之決心與毅力，當不能一日居也：

「其地既全無商肆，更不解外語，故余初治家時，茫然不知所措。茅舍一小間，四壁黝黑，僅置污案，別無他具，是爲廚室。余一見大駭，迴憶粉壁修潔，水頭鑒活者，其便利爲如何耶？余寓此，寂寥萬狀。每當雨季，外子出巡，還余獨守，則苦尤難宜。擊目無親，欲語，無歐人。非奔波二日至八莫，不獲一可語者。每念及此，幾欲奮身出冒雷雨；以爲雨中長征，茅舍不蔽，浸濡淪浹，癡與他疾四伏者，猶愈於此也。地有別業，專供兵警居住。其副職長留八莫時特多。僅偶一蒞此。若携眷同來，則余大歡。……余除僕役與犬外，更無與語者。欲事排遣，誠大難矣。」

「外子嘗出巡，久不歸。余半月未與人語。忽友至，余爲之喜極流淚。」（第三章，一六——一七頁）

此種滋味，凡嘗過邊地生活者，類能道之。故讀此段，益能使人寄以深切之同情。精神之壓迫既如此，而物質之艱窘，益頗使人難堪。

「然城集所售……極苦材料缺乏。欲購罐食，又以運費鉅而售價奇昂。故受思寡索，依然陳套，余在暗廚室中，坐箱上，旁置食譜，偕庖丁衡量材料，殊費心力。」（一七頁）

而生命亦時在危險之中。

「而虎豹每遇雷雨，遷入山旁榛莽中。設余稍陷於小厄，若掙扭其隅，亦須久待數小時始遇救。」（一八頁）

「某春忽聞變。則界外土人蜂起，以百計欲來攻。外子及兵警急馳往二十哩外之邊徼，還余獨守，而以三印兵爲衛……」

「……回憶孤眠息廬之後，僕舍遙隔，呼喚不聞。正不解當日何其勇也。」（一九頁）

於是作者於暇時捕蛇，以消永晝：

「罕見種與新種，均不時可得。余待間或漬爲標本，贈與博物院」（一八頁）

且常用旱季爲旅行之期：

「自十一月迄四月爲旱季，余等悉利用爲巡視東區之期。期內僅返賴（倫卡巴）二次，次各一二日，藉以清算帳目，且添置日用品。以女子當此，殊辛勞，余獨樂之。至今思及荒莽中度日，猶嚮往焉。」（第四章，二八頁）

「其後余等奉調八莫，出巡期不復如是之長，而余嗜出巡益甚。晨發，紅日方斲山椒，微曠初透林隙。早寒雖爽，振人精神。皆余所至樂。而風土人情，奇景異俗，則接覺愈久，愈引人入勝，林野生活，在在于人以自由機會。余迄今猶冀返遊野人山中，再

蹣跚夫叱咤，鑿鑿丁東也。」(第四章，三七頁)

作者抵八莫後，除參與政治性集會以外，皆作伊洛瓦底江上之旅行，江上之風景至美。

「風景怡人。時有亂石庇驢小沙渚，爲疾流所不到，其上青棕綠樹，掩護村落，偶露庵廬一角。榛莽下接江水，青蔥奪目，映入波光，明暗倏遷，瞬息萬變。木棉着花，紅之如火，紫藤下垂，層臺似瀑，而薔薇點點，榮白星列。」(第十章一〇八頁)

「日薄崦嵫，金光萬退，江水自藍轉灰，大地快歸沈寂，惟聞江流湯湯，人聲隱約，已而雁鳴驟起，音震以厲，突破寂寥。及音殺，而叢莽中種種動物趨之類，皆向所未聞。」(一一一頁)

其後隨其夫任騰越領事，騰越四郊，游跡殆遍：元龍閣，龍光台，寶峯寺，馬鞍山觀王寺，華嚴寺(花寺)，水影寺，大洞村，不獨狀其花卉，風物，抑且證以史實，而優馳騁於騰越平原，遍訪樺人土司，探龍川江之源，翻馬面關，入潞江深谷跨鐵因，登登樓土司，眺潞江，宿潞江土司，俯瞰緬甸橋(雙龍橋)，越巫人橋，橄欖寨而望騰越。奇風異俗，採訪甚多。

關於民族考察，亦頗多科學的方法，即以第五章喀欵族俗爲例，首述起源：

「史事多屬傳說，神人雜陳。然披沙見金，揚糞得粲，此中亦自有其信史。余在新倫時，曾詢一吾人以其家世，彼竟歷舉祖先四十輩，滔滔若挾江河。據云初自三角地北方逐漸南遷，終抵現境，又已七世矣。即以十五年爲一世，至少亦歷六百年。」(第五章三九頁)

次述居處。

又次述衣服。

又次述習性：

「喀欵人最大特性則酷好自行其是，從不容他人干涉其個人自由，亦從不卑諂，與東方其他許多民族迥異……」(四一頁)

喀欵人固非生而好誑，凡聽其言而示疑，彼必疾怒。惟事勢迫人，有勝正貴支吾耳。」(四二頁)

又次述飲食。

又次述經濟生活。

又次述宗教信仰。

又次述婚姻及喪葬。

而生活中心之「少年窟」，則先後反覆述及二次，言喀欵者宜注意也：

「一屋分爲若干窟，不稱若干室。有時窟與窟間並不相隔。父母合用其一，子已娶者各用其一，兒童又合用其一。」(三九頁)

「前述喀欽人屠宰，曾言有所謂『少年寇』者。蓋喀欽人青年與少女信實早間，並即專爲若輩設也。凡男女不同血統，不同族羣，於未婚前，儘可通從。幾沒無限制，彼此可避憎長耳目。然小年男女並非亂合，其相處殆近今日所謂習婚。」……………（四七頁）

言力些則特注重服飾（與分類有關），武器及宗教，而略其餘項。至於擇人土司，則選芒市，遮放、龍川、盞蓮，干崖等土司爲代表，而特詳其家庭生活。並以猛卯，戶撒及臘撒分列二章（第八章及第十八章）而紀載特詳。

作者對於生物學特具興趣，「象」，竟列諸專章，凡訓練飼養以及種種特異的習性，均詳記之。而植物學資料則散見各章，掇拾即是：

「整畔卉木蒙茸，琪花瑞草，不可殫述。杜鵑，白，紫，紅，俱備。腳躑，深赤與橙黃。百合蘭科，色尤紛繁。他如白頭翁，秋海棠，櫻草等，亦皆爭奇鬥妍，凡英國園圃中今日所見佳卉，其祖先在此列者多矣」（第十五章一八六頁）

「至此植物異常繁茂，若花灌木也，一切顯花植物也，莫不欣欣向榮。杜鵑巨叢，綻白綻排。雛菊苑，則呈紫紅。一言蔽之，花色無一不備。類皆余所未之前見。有華絳植物……………」（第十七章，一九〇頁）

「杜鵑種類奇多。」（一九三頁）

他如其第六章邊務會議，則紀漢英官吏會審未定界邊民控訴案件時之各種瑣碎事件，第七章蠶馬營居，則紀會審地點蠶馬附近南坎趕集時各種邊民之社會活動；第十四章騰越，則紀騰越城區大概狀況及政界往來酬酢情形。無甚精彩。

× × × ×

本書亦頗有數種缺點：一、不著年月日，無從知其時代。二、無游踪所及之詳細地圖，不能對勘其旅行之方向及地位。三、書中不免有抑漢人（百姓，官吏，兵士）而揚邊民之處；然各由自取，亦可增吾人反省之機會。但內容充實，行文清麗（此指原文，譯文亦雅潔可誦。）瑕不掩瑜，故吾敢介紹之於讀者之前也。（益棠）

緬甸鳥瞰

張正藩著正中書局出版二十五年初版一百五十九頁實價四角

欲就國人著作中，略窺緬甸全貌者，則此書或可作爲唯一之參考者，雖不甚合於想，然在通俗方面言之，亦當佔得一韻。

書共六章：一、緬甸興亡史一瞥，二、緬甸地理概略，三、緬甸政治概略；四、緬甸風俗現狀；五、旅緬華僑概況；六、滇緬界務問題。另附錄三種：南渡銀鑛工場記，石版調查記，寶石產紀略。極簡略。